

东北庄

印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杂技之乡

濮阳市华龙区东北庄杂技保护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编

东北庄印象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濮阳市华龙区东北庄杂技保护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编

序

中国杂技，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国粹中最具活力，最贴近群众的一种表演艺术，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濮阳东北庄是中国杂技之乡，东北庄杂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起源于上古，萌生于秦汉，形成于唐宋、兴盛则在明清以降，它根深叶茂，桃丰李硕，享誉中外。早在清代咸丰年间，东北庄杂技就三班竞秀，驰骋华夏，作为中华文化的使者，走出国门，到日本、朝鲜、印度、俄罗斯、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演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庄杂技生机勃勃，更加璀璨夺目。据不完全统计，从东北庄走出的杂技英才有400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37人分别担任全国各地杂技团的团长。安阳杂技团，濮阳杂技团，河南省杂技团皆派生于东北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濮阳杂技走出河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他们排练的《神韵》、《水秀》、《神龙部落》等大型杂技情景剧在全国各地久演不衰，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誉。他们先后开辟了美国、加拿大、印度、黎巴嫩、智利、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德国、荷兰、挪威、俄罗斯、哥斯达黎加等演出市场，并拥有美国奥兰多斯多迪斯尼公园、海洋公园、布什集团、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德国国家马戏团、杭州宋城、郑州中州影剧院等固定演出场地。足迹遍及亚、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演出上千场次，收到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在众多杂技英豪中涌现出的领军人物赵华、付继恩、仇运凯、杨晓军等功不可没。赵华被中国文联、中国杂技授予中国杂技终身成就奖，赵华、付继恩还被中国杂协授予“德艺双馨”会员。

从东北庄走出的濮阳杂技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唯其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各大媒体对东北庄杂技浓笔重彩地报道后，奥地利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国外媒体也做了相关报道，意大利国家马戏团还专程到东北庄考察马戏起源，新西兰阿西博顿市市长麦瑞·安德森也率团到濮阳考察东北庄杂技，观看东

北庄杂技演出后，赞不绝口，称东北庄杂技魅力无穷，并再三邀请赴新西兰演出。

东北庄杂技是濮阳乃至河南省的一张金色名片，更是华龙区的骄傲，它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还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力。当接过这张金色名片时，我们不能忘记东北庄人为传承这笔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做出的贡献。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坚韧不拔、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执着向上，不论是战乱频仍、生灵涂炭，还是水旱蝗汤、离乡背井都顽强的守护着这一精神家园，使这一古老而又富有生机的传统艺术薪火相传，发扬光大。至今，由东北庄历代杂技艺人传承的传统技目还有200多个。

当接过这张弥足珍贵的金色名片时，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如何珍视它、保护它，要把它锻造得更加绚丽多彩。作为文化遗产，我们更要义不容辞地把它保护好，使之代代相传；作为文化产业，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把它打造好，千方百计把它做大做强。事业产业互为依托，经济文化相辅相成，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河南省实施“文化强省、旅游立省”战略、濮阳市举办“两节一会”喜庆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东北庄杂技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组织编写了《东北庄印象》一书，该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东北庄杂技多姿多彩的画面，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东北庄杂技曲折起伏的发展历程，也从不同视觉讲述了东北庄杂技舞台背后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一本集记实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散文集，也是一份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精神快餐，确实值得一读。此书的印制，对弘扬我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区杂技事业和杂技产业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在推荐此书的同时，我衷心的感谢该书的作者、编者对东北庄杂技的厚爱，对华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真诚渴望更多推介研究东北庄杂技艺术的美文佳作面世。是为序。

中共濮阳市华龙区区委书记

徐福成

2009年9月16日

杂技文化滋养的土地

□张宏义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这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这又是一片充满神奇、充满希望的土地。

黄河默默东流，泥沙俱下，河底被泥沙一寸一寸地抬高，高出两岸的农田，高出田里的谷穗，高出农夫的头顶，甚至高出屋脊，高出树尖……当它高出河堤时，灾难便不可避免。据文献记载：解放前2000多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其中大的改道就有26次。多少年付出的心血，还有苦心经营的家园，都会在河水中荡然无存，一瞬间化为乌有。一次又一次……

还有战争。中原是兵家必争的风水宝地，也是百姓的苦难之所。一次次的铁蹄践踏，一次次的战火焚烧，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肥沃的良田变成荒野，优雅的村落化为瓦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回顾历史，感慨万千，这块曾经浸润着龙的血脉的土地，这块曾经鼓动着泱泱卫风，展现着诗礼文化的土地，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里，被黄水和兵燹交替蹂躏，苦难深重。

无法想象，这样苦难的环境竟能孕育出杂技——这种如此奇伟的艺术！

回顾杂技的发展史，我的眼前总会出现这样的画面：遍野

的淤泥或焦土，衰败的村庄或集镇，瘦弱的孩子或老人……整幅画面色彩凝重，使人感到压抑，感到痛苦。每当此时，我又会看到一些亮丽的东西从画面里渗出来。蓝色，是乌云散后晴朗的天空；绿色，是贫瘠的土壤里早发的小草，缤纷明亮的彩色，是杂技人眼眸和笑脸，是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

或是在荒芜的苗圃旁，或是在倾颓的断壁下，甚至是在逃荒的道路边；或是在麦浪翻滚的田间，或是在稻谷飘香的地头，甚至是在自家狭促的小院内，总能看到他们——杂技艺人。陶碗、瓷杯、板凳、木椅、雨伞、竹竿，杈耙、锄头、镰刀似是信手拈来的道具，在他们的手里却像被施了魔法，或飞动，或旋转，或移位，或轻落，总是准确无误，总是完好无恙，让人叹服，让人惊愕，让人不可思议。你甚至会感觉到：艺人们手心上托着的或脚尖上顶着的，并不是一件件毫无生机的器皿，而是一个个充满灵性的精灵。这些调皮的精灵，嬉笑着，打闹着，翻滚着，舞动着。你永远无法预测这些调皮的孩子会以什么样的轨迹，做怎样的旅行，出人意料却又有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而又使人眼花缭乱。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还是那些艺人，歪歪扭扭的木椅搭建摇摇欲坠的木塔，而他们竟能在这塔的顶端倒立、翻转，人稳稳当当，椅也驯驯服服；细细的钢丝悬在高高的空中，而他们竟能在这钢丝上走来走去，如履平地，人踏踏实实，丝也平平静静；他们能让身体坚硬得像坚不可摧的盾牌，任刀砍枪刺毫发无损；他们还能让身体柔软得像一块面团，可以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任何姿势。他们挑战着你的眼球，也挑战着你的想象力，他们总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大声惊叫，总会让你疑惑的难以置信，最终他们都

会让你心悦诚服。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没有什么他们是做不到的！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们飞扬的灵性。

我常想：人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注定会有自己身体的生理的限制；人在苍茫的历史时空中行走，注定要经历一些苦难，一些困窘。面对这种限制，这些苦难，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杂技艺人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坚定地告诉我们，决不能让这些束缚住我们的梦想，束缚住我们的追求。人生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潇潇洒洒，活得快快乐乐。挺起脊梁，昂起头颅，活得有价值，活得有希望，并把这种价值昭示人间，把这种希望传至万代。无论是苦雨，还是暖阳，无论是顺流，还是逆风，坚守着做人的尊严，不卑不亢，荣辱不惊。

我也深深知道，为了达到那样的艺术境界，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流下了多少的汗水，但也正是这些辛苦和汗水，才使他们有资格蔑视一切束缚，蔑视一切苦难。他们勇于挑战身体的极限，也勇于挑战命运的坎坷。只要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屈服，没有什么能磨灭我们的希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向着自己的梦想勇敢地前进。

透过杂技，我看到的是不屈的灵魂、倔强的意志和永远乐观的精神。

漫长而苦难的历史，终于翻过了最后的一页，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渴盼已久的盛世。温暖的阳光照耀着这古老的土地，五彩缤纷的幸福之花把我们的家园装扮得如此美丽。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感到无比欣慰，也感到肩上担子

的沉重。

我们肩负着文化遗产的重任。今天的幸福不是等来的，也不是上天赐予的，今天的幸福，正是来自于我们的祖祖辈辈不屈不挠的奋斗，是我们先辈精神意志的完美结晶。处在幸福时代的我们，更有责任让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我们的后代生生世世都汲取着这种文化的营养，以这样的精神生存，凭这样的意志创造更灿烂的未来。

我们应该把原生态的杂技艺术留给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的子孙以后只能在书籍和梦境里旁观祖辈的辉煌，而无法亲眼去看看，亲身去感受这样的艺术，那今天的我们就辜负了我们肩上的责任。

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让我们的后代都能真真切切地从这种伟大的艺术中汲取力量，汲取营养。为此我们要建造杂技博物馆，我们要把这种艺术的发展历程完整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要保护传统的杂技节目，我们要把这种艺术原汁原味的留给我们的后人；我们还要培养新一代的艺术家，我们还要推陈出新，让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发扬光大，永葆活力，流芳百世。

我们还肩负着文化传播的重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祖辈艺术才华告诉世界，更有责任让世界透过艺术来感知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是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不能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杂技文化，是我们生长在杂技故里人们最大的悲哀；而如果缺少了我们的杂技文化，也将是世界文化的最大遗憾。

我们要把原生态的杂技艺术传向世界，传向千里，万里，让各地的人们都能了解在古老的中国有这样一种艺术，让他们都能从这艺术之中窥见我们祖先的精神意志，窥见我们民族的精神意

志。我们有责任让这种深邃博大、体现着我们文化精髓的艺术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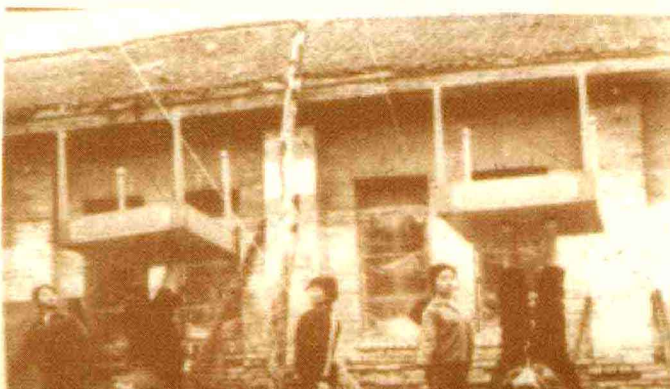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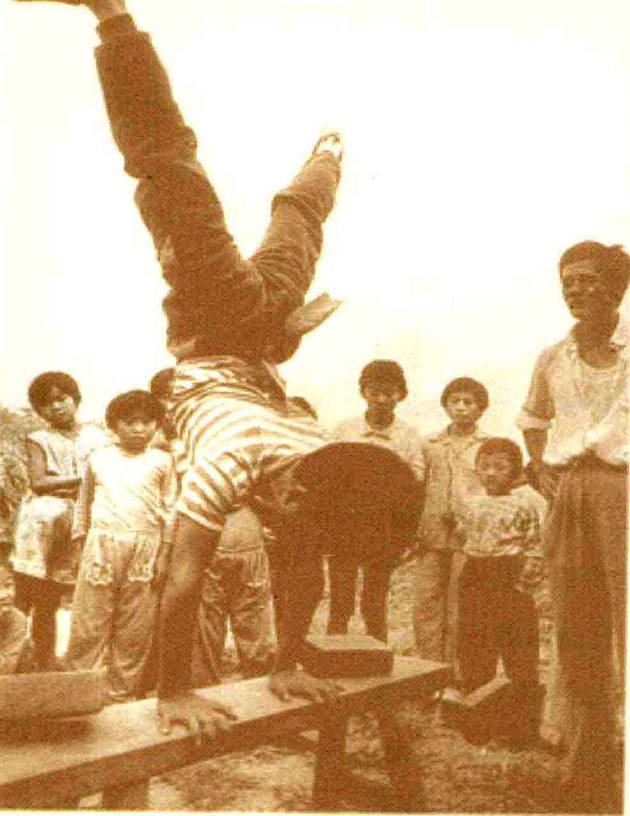
责任是沉重的，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我们也许要付出很多的艰辛，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我们不会害怕，也不会逃避，一个在细细的钢丝上就可以创造奇迹的民族，一个善于挑战极限挑战困难的民族，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

我常想：难度越高，就越能体现出一个杂技演员的才能，条件越差，也就越能展示出一个杂技演员的价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杂技演员，我们有自己的舞台，有自己的任务，有自己面临的挑战。我们一定能在属于我们自己的钢丝上展示我们最完美的风采，因为我们生长在这块杂技文化滋养的土地，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我们祖辈的文化血脉，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追求理想的征程。

杂技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杂技是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杂技是历史文化的延续，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杂技是非物质的艺术瑰宝，也是能亲眼看、亲身体会的精神财富；杂技是华夏民族的国粹，是炎黄子孙的骄傲。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循着先人的足迹，把她保护好、发展好、传承好。

杂技之源寻濮阳，艺术花开东北庄。东北庄，这片杂技文化滋养的土地，她的未来与杂技戚戚相伴，她的明天将与杂技文化一起灿烂辉煌。

（作者：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区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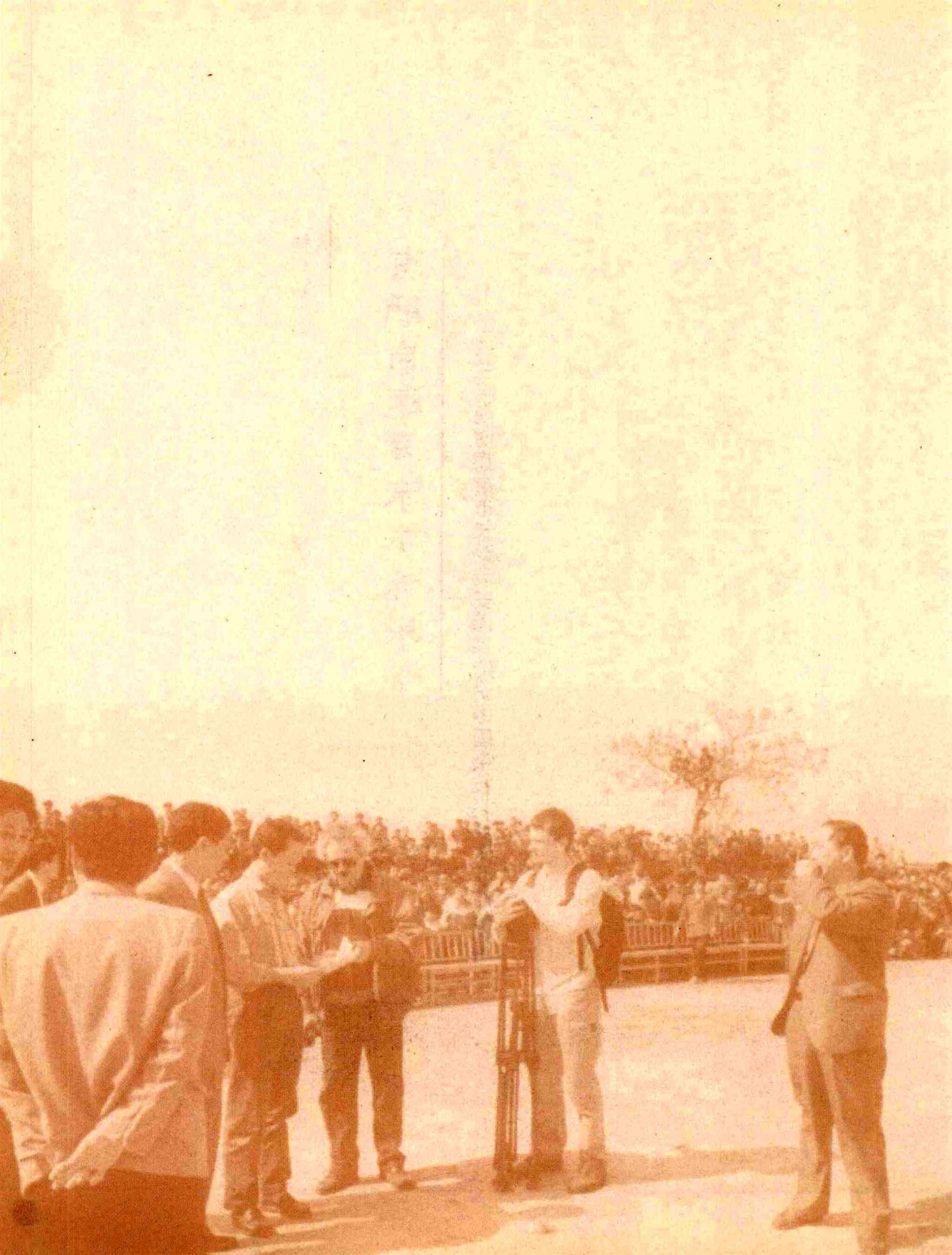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 序 | 徐福成 |
| | 杂技文化滋养的土地 | 张宏义 |
| 1 |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杨广勤 |
| 15 | 东北庄散记 | 黄锡景 |
| 25 | 中国杂技考源 | 杨广勤 史国强 |
| 45 | 文化兴省东风起 千年杂技开新花 | 刘 冰 |
| 63 | 沉淀千年的时光炫影 | 茶 翎 |
| 77 | 传奇东北庄 | 张建涛 |
| 87 | 杂技的记忆 | 宗永刚 |
| 95 | 东北庄赋 | 刘振龙 |
| 101 | 三访东北庄 | 张进财 |
| 111 | 乡土·乡风·乡韵 | 王卫濮 |
| 123 | 一次难忘的杂技表演 | 冯少刚 |
| 137 | 结缘东北庄 | 田聚常 |
| 147 | 情系东北庄 | 孙秋华 |
| 151 | 人人都能露一手(诗歌) | 杨泽远 |
| 157 | 编后絮语 | |

□ 杨广勤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新西兰阿西博顿市市长麦瑞安德森造访中国杂技之乡东北庄侧忆



2000年，我还在市区（华龙区）担任区委书记。9月初某日，时任濮阳市委书记的张世军同志和市长黄廷远同志分别约我谈话，说是新西兰阿希博顿市市长月底要来我市访问，其中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到中国杂技之乡东北庄考察杂技艺术，要求我们一定要组织好、接待好。当时，濮阳市刚刚创建成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东北庄杂技是濮阳的重要旅游资源，是一张金色名片，需要大张旗鼓的推介宣传，需要尽快把这块牌子打出去。根据书记、市长指示，我立即召开了有宣传部长、主管区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参加的书记办公会议。会上大家都很兴奋，一



致认为，这是东北庄首次接待外国官方代表团，也是推介东北庄的极好机会，要千方百计组织接待好。会议决定组成一个专门班子，制定详尽的接待方案，突出群众参与，坚持原生态表



演，充分展示东北庄杂技艺术的源远流长。

次日，我即带队到东北庄调研并遴选杂技节目。村支部、村委会一班人，一听说新西兰的市长要来看杂技，异乎寻常的激动，正在授徒传艺的乔、刘、李三家班的后人闻讯，一呼啦围拢过来，竞相要求参与，互不相让，还要把各自在外地演出的杂技团或从东北庄走出去的全国各地的杂技名演请回来参演。我被大家踊跃参与的热情深深打动了，就站起来说：“我知道咱东北庄杂技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桃丰李硕，享誉中外，足迹遍天下。但我们现在展示的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杂技，也就是原生态杂技，在外地演出的团体和演员就不要请了，咱们就地取材，不搭台，不伴奏、不化妆，来个原生态表演，充分展示中国杂技之源，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

我又说：“咱们东北庄老到九十九，小到刚会走，人人会杂技，都能露一手，今天大家都参加，咱们现场定节目，中不中？”大家又齐声说：“中，中！”于是，村干部一招呼，上百名杂技艺人和学徒，上千名群众一下子集中到了村前的一块空地上。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艺人还分别拿出慈禧太后御赐先祖的瓷壶和朝廷旌表圣旨让我们鉴赏，以示先祖进京演出的荣耀；一位老艺人还说，上高杆今天来不及表演了，明天把杆子立起来再演。几个小时，相继表演了顶技、蹬技、车技、魔术、杂耍、晃板、踢碗、钻圈、转碟、硬气功、抖空竹、



叠罗汉、走钢丝等节目。我看到，碗勺、镰刀、足球、雨伞、草帽、方巾、扑克牌、自行车、旱烟杆、玉米穗等等，都成了他们即兴表演的道具，信手拣来，即可耍玩一番，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一个千斤大力士，仰卧两个木凳上，腰部叠压两三块预制水泥楼板，板上又立数人，岿然不动。一小伙子胸部用铁链紧紧锁住，运足气力，大喝一声，铁链竟应声而

断。更有一位七旬老太乔玉莲，卧蹬近200斤重的水缸，使其飞速旋转，缸内卧躺一位老者，缸上又倒立一杂技娃娃，还不时做出各种造型，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博得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初步筛选了可演40分钟的20来个节目，同时确定组织秧歌队、腰鼓队迎接嘉宾。考虑到安全问题，上高杆就不再演了。可是老艺人不依，第二天还是把高杆立起来了。

初步方案敲定后，我和宣传部长刘普军、主管副区长曹培果等同志立即向黄市长做了详细汇报，黄市长很满意。他问：“还有什么困难吗？”我说：“现在秋雨连绵，很难预测外宾来时天气怎样，如果下雨，表演杂技、接待客人就麻烦了。”黄市长又问：“你的意见呢？”我说：“为迎接外宾，也考虑到东北庄杂技的今后发展，可否建一个简易杂技排练厅和一所杂技学校？”黄市长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时间还来得及吗？”我说：“还有20多天的时间，加班加点干，还可以建成。”黄市长当场拍板：“市财政给你们20万元，不足部分由你们凑齐，建吧。”我说：“好！我们立即规划设计施工，保证20天建成。”建设如同打仗，兵贵神速，区、乡、村紧密配合，通力合作，夙兴夜寐，只争朝夕，周密规划，精心组织，科学施工，仅18天就建成了规划占地15亩，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的杂技排练厅，当时被誉为“超深圳速度”。翌年又建成了杂技学校。

9月29日，金风送爽，烟雨蒙蒙，沾衣欲湿，东北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热情好客的东北庄群众吹起唢呐，扭起秧歌，打起腰鼓，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夹道迎接远方的客人。9时许，麦瑞安德森市长一行4人在黄市长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在几千名群众的欢迎中，走进了东北庄，步入杂技厅，观看了一场“土得掉渣”而又别